

伊拉克什叶派崛起的影响

田文林 程星原 (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)

2005 年 2 月 13 日,伊拉克选举结果正式揭晓,具有什叶派背景的“伊拉克团结联盟”获得 48% 的选票,遥遥领先于其他参选联盟,什叶派主政伊拉克已成定局。作为占全国人口 60% 的一个教派,什叶派的崛起对于伊拉克、整个中东,乃至美国究竟意味着什么,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。

伊拉克国内矛盾盘根错节,其中相当部分与什叶派有关。因此什叶派在政治上崛起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,使国内矛盾进一步浮现,由此增加了伊拉克政局的变数。首先,什叶派内部政治统合难度加大。在伊拉克政治中,什叶派通常被视为一支整体力量,实则不然。从此次什叶派参选政党的政治纲领看,其内部政见分歧十分明显。西斯塔尼支持的“伊拉克团结联盟”富于伊斯兰和民族主义色彩,而阿拉维领导的“伊拉克人党”的政策则更为世俗温和。另外,什叶派组建政党联盟主要是竞选需要,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。以“伊拉克团结联盟”为例,哈基姆领导的“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”主张联邦制和多党民主,反对伊朗模式,而“达瓦党”则对神权政体推崇有加。另外,世俗派对西斯塔尼将 40% 席位分配给宗教政党深感不满,若干世俗政党甚至曾以退出联盟相威胁。总的来看,什叶派内部在确立宗教地位、对待前复兴党人、美军驻留等问题上分歧甚大。这种分歧使之很难推行一条统一路线。

伊拉克大选后,随着传统色彩浓厚的“伊拉克团结联盟”胜出,它的一些基本主张如强调“主权、统一和伊斯兰身份”、排斥前复兴党人、尽快结束美军占领等,可能成为未来政策的主流。什叶派总理候选人贾法里已表示,希望宗教在该国事务中发挥主要作用。但是,这种主张很难得到“伊拉克团结联盟”内的世俗派以及阿拉维亲美力量的认同,从而可能会对什叶派主政后的政策起到牵制作用,使之更趋

现实。例如,贾法里就说过,他不希望美军尽早撤离。这与其主要竞选纲领有很大出入,但却符合伊拉克当前的安全需要。因此,在可预见的未来,妥协让步可能是什叶派真正发挥政治影响的明智选择。

其次,种族、教派隔阂加深。伊拉克逊尼派、什叶派、库尔德人之间素有隔阂。此次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,本意在于淡化民族、宗教分野,而许多参选联盟也力求混合组党,增加代表性。而伊大选非但未能消弭其民族、宗教政治嫌隙,反而可能使之加剧。

一方面,逊尼派对什叶派的敌意增加。伊逊尼派人口只占全国的 20%,却一直长期执政,其政治优越感明显。因此面对“少数服从多数”的大选,逊尼派普遍怀有“数量劣势下的恐惧心理”,担心在选举中最终被边缘化。而且,逊尼派由于自己过去曾对什叶派进行过严厉镇压而担心什叶派“秋后算账”,因此对大选有强烈的抵触情绪,一些逊尼派组织(如穆斯林长老会、伊拉克伊斯兰党)干脆就拒绝参选。这导致其在选举中惨败:临时政府总统亚瓦尔领导的逊尼派政党只获得 5 个席位,资深政治家帕沙希干脆一无所获。这种明显与其人口比例不相称的政治边缘化趋势,使逊尼派对政治“新贵”什叶派敌意更深。逊尼派一直是反美武装的绝对主力,除了扎卡维领导的“伊拉克圣战基地组织”等少数组织属“外来户”外,大部分反美武装(如“安萨尔逊尼军”等)均是不满政治现状的逊尼派起身造反所致。逊尼派极端分子认为,什叶派是“宗教异端”,民主选举是一种“叛教”行为。¹在伊大选后,随着逊尼派与什叶派权力地位的“主次颠倒”,这种对什叶派和民主化的敌对看法进一步盛行。部分“逊尼派至上”分子不甘臣服于什叶派之下,并可能在反美武装的挑

¹ “Zarqawi and other Islamists to the Iraqi People: Elections and Democracy are Heresy”, *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*, February 1, 2005.

峻下走上叛乱之路。¹

另一方面,库尔德人与什叶派的矛盾可能凸显。“伊拉克团结联盟”与“库尔德联盟”均是伊大选的既得利益者。双方在政治重建进程中能否精诚合作,直接决定着伊拉克民主政治的命运。然而,库尔德一直有着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。自 1991 年以来,库尔德人享有事实上的自治地位。他们担心在阿拉伯人为主的伊拉克沦为二等公民,^④因此一直主张按加拿大或瑞士模式建立一种“弱中央,强地方”的联邦政体。另外,他们还坚决反对神权政体,企图兼并石油重镇基尔库克。选举结束后,只占全国人口 20% 的库尔德人却获得 25.7% 的选票,塔拉巴尼还有望出任总统。加之库尔德人拥有大量军事武装,因此其政治诉求不容小视。而伊什叶派一直倾向于加强中央集权,反对库尔德人自治,并将反对库尔德人上述计划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纳入“伊拉克团结联盟”麾下。库什两派在此次大选中同时胜出并将“同朝共事”,必会使双方本就根深蒂固的矛盾台面化,“强强碰撞”不可避免。伊拉克选举已过去一个半月,但库什双方因矛盾重重始终未达成组阁协议,伊拉克政治重建之难由此可见一斑。

就整个中东地区而言,伊拉克什叶派的崛起更是阿拉伯地区政治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大事,它对中东地区的影响之大不亚于一场“政治地震”。

其一,伊拉克可能由民族认同转向宗教认同,从而与其他阿拉伯国家走向疏离。身份定位规定着一个国家内外政策的基调。在萨达姆执政时期,伊拉克的身份认同具有强烈的世俗化和泛阿拉伯色彩。这既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意识形态有关,也是逊尼派掌权的必然结果。什叶派则素来被阿拉伯逊尼派视为宗教异己而加以排斥。因此,随着什叶派力量的得势,他们很可能抛弃逊尼派钟爱的阿拉伯民族主义,拉开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距离。在什叶派崛起过程中,什叶派宗教政党是最大的赢家。“伊拉克团结联盟”中的主要政党“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”、“达瓦党”以及什叶派精神领袖西斯塔尼都曾表示,希望增加伊斯兰法在法律中的比重。^(四)有媒体认为,什叶派伊斯兰分子正在塑造一个新的伊拉克。^{1/4}因此,作为对放弃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替代品,宗教认同可能成为该国新的身份选择。从客观

上看,伊拉克本身也具备滋生、培育宗教情绪的条件。伊拉克是什叶派的重要发祥地,什叶派 11 名伊玛目的墓地中有 6 个在伊拉克(而伊朗只有 1 个)。其中库法和卡尔巴拉分别是阿里(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,被什叶派视为先知的正统继承人)和阿里之子侯赛因的殉难地,纳杰夫是阿里陵墓所在地。萨达姆政权倒台后,什叶派潮水般地涌入圣城,其宗教情感之狂热出乎意料。因此,什叶派力量的崛起将会强化伊拉克人的宗教情感,使其宗教文化包括宗教圣城的地位进一步上升,伊拉克甚至可能像沙特之与逊尼派一样,成为什叶派的朝圣中心。

其二,什叶派势力政治版图扩大,并有可能改变中东政治格局。中东阿拉伯国家一向是逊尼派掌权,他们与什叶派主政的伊朗基本是水火不容。宗教教派因此就成了分割政治版图的天然界限。什叶派在伊拉克主政,使这种传统地缘环境出现历史性变局。伊拉克将不可能再承担遏制伊朗的“历史角色”,相反,由于伊什叶派与伊朗渊源很深,而且伊朗也一直期盼伊拉克什叶派早日掌权,即使伊拉克不建立神权政体,两伊关系也会显著改善。再者,即使不会出现逊尼派国家最担心的两伊“什叶派联盟”甚至地区“什叶派帝国”,^{1/2}中东地区分散的什叶派地缘政治版块也将不可避免地连接起来,由此引发中东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。

其三,中东新一轮改革潮将出现。中东国家长期实行威权统治,国内民众的民主权益一直受到限制。什叶派更是长期受压,处于“二等公民”地位。因此他们反抗当权者、争取政治权益的呼声最为强烈。而伊拉克什叶派在政治上的崛起,无疑将极大地鼓舞中东其他国家什叶派争取政治权益的斗争,他们很可能效仿伊拉克,要求获得更大的公民权。而中东逊尼派国家担心的,正是什叶派的这种“政治觉醒”。^{3/4}与此同时,自 2004 年 2 月以来,美国把“大中东计划”作为中东政策的重点。布什继任总统后,

¹ Peter Khalil, “Don't Ignore Sunni Triangle”, *The Australian*, January 31, 2005.

^④ Juan Cole, “The Shiite Earthquake”, 1 February 2005. <http://www.truthout.com>

^(四) 同上引。

^{1/4} 同上引。

^{1/2} Martin Walker, “The coming of the Shia Empire”, *Middle East Times*, February 3, 2005.

^{3/4} Ali Khalil, “Gulf Sunni regimes brace for Shiite-ruled Iraq”, 2005. 1. 31.

美国“终结暴政”的调门升高,伊拉克大选被其视为在中东拓展民主的“第一步”。阿拉伯领导人对伊拉克什叶派即将上台掌权不无担忧,其中又隐含着对美国输出民主的恐惧。“他们害怕选举具有传染性,会传播到伊拉克邻近的国家和民族。”¹ 因国内有相当数量的什叶派人口(沙特 15%,科威特 30%,阿联酋 16%,巴林 65%),海湾国家的危机感最为强烈,它们不愿意伊拉克民主试验成功。阿盟发言人即曾明确表态说,这种在恶劣安全环境下进行的选举模式应避免再现。^④ 即便如此,在伊拉克民主选举的压力下,中东国家还是掀起了一场被称为“阿拉伯之春”的民主改革潮。黎巴嫩爆发“雪松革命”;沙特进行首次地方选举;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突然提出修宪,增加总统候选人的提名。可以预料,伊拉克大选的这种示范效应还会进一步扩散。

对于美国而言,什叶派的崛起使其中东政策面临新的挑战。伊拉克战后,美国悉心推出“大中东计划”,把中东民主改造视为保障其中东战略利益的长远之举。其中,伊拉克民主化又是关键的一环。然而,伊传统什叶派的上台,对美国来说或多或少都是一个挫折,使其不得不重新反省自己的中东政策。

由于对伊朗什叶派政权的坏印象,美一直不希望伊拉克什叶派掌权,并一直想方设法阻止什叶派主政。1991 年海湾战争结束时,美国煽动伊什叶派起身反抗萨达姆,但最终又因担心什叶派借机壮大而听任起义者被残酷镇压。萨达姆倒台后,美国同样在制定临时宪法、确立总理人选等问题上一再压制什叶派。而伊什叶派也与美国貌合神离,反对美国占领、恢复国家主权一直是“伊拉克团结联盟”的重要政治纲领。在此次大选中,巴格达、纳杰夫等地的什叶派清真寺公开打出了这样的标语:“选举是将占领者从伊拉克驱逐出去的最佳途径”,^④ 显示出强烈的反美民族主义色彩。“伊拉克团结联盟”的胜利以及什叶派影响的上升,使美国用亲美的阿拉维平抑传统什叶派的企图最终落空。显然,亲伊朗什叶派人士的获胜可能对美国的利益造成消极影响。^¼ 日前,“达瓦党”的什叶派领导人贾法里已被确立为总理候选人。美国注定将与一个传统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打交道,其原有对伊政策难以继续。当然,由于库尔德人一向亲美且在此次大选中成绩不俗,这

可能会对什叶派有所牵制,^½ 但是不能扭转美要与什叶派主政的伊拉克交往的大势,美国在伊拉克的政治处境依然前景模糊,政策调整势在必行。

放眼整个中东,多数国家基本上都是逊尼派掌权的非民主国家。在美国大力鼓吹民主自由的旗号下,这些国家与美国建立在利益互惠之上的传统盟友关系正在逐渐淡化,并日渐沦为“中东民主化”的下一轮改造对象,从而使其现行当权者的政治权益受到威胁。而当前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民主化进程以及什叶派势力的借机崛起,已经对逊尼派国家构成了法理和现实的双重挑战。因而,中东国家的逊尼派力量对美国的猜忌之心进一步加重。一些人认为,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居心叵测。美国关闭伊拉克反美报纸、要求卡塔尔关闭半岛电视台的行径表明,它根本容不得中东真正实现民主自由,所谓推动伊拉克民主化显然是一种伪善。^¾ 一些逊尼派的激进分子甚至认为,什叶派崛起是美国在“9·11”后刻意制造的阴谋;它从“真正的”伊斯兰手中夺走伊拉克,然后将其交给什叶派异教徒,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借什叶派削弱、征服伊斯兰世界;^⑤ 而伊拉克战争就是“加强美国和(什叶派)异教徒之间纽带”的证据。因此,对美国来说,伊拉克大选虽然顺利进行,最终结果却是什叶派势力崛起以及与其他逊尼派国家的日益疏远,这实在有些得不偿失。

从以上几方面的分析,可以看出伊拉克什叶派崛起所产生的深刻影响。而这种影响究竟会最终产生何种后果,则取决于有关各方的互动和相互关系的建构,需要进一步密切观察。○

(责任编辑:郭志红)

¹ “国际媒体称伊拉克什叶派掌权可能引发地区动荡”, <http://news.sina.com.cn/w/2005-01-31/09474997284.s.shtml>
^④ “Arab world remains divided”, *The Guardian*, February 14, 2005.

^④ Anthony Shadid, “Iraq’s Shiite Clergy Push To Get Out The Vote”, *Washington Post*, December 7, 2004; Scott Peterson and Dan Murphy, “Iraqis’ big issue: US exit plan”, *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*, January 28, 2005.

^¼ Erich Marquardt, “A dent to Washington’s Iraqi designs”, *Asia Times*, Feb. 17, 2005.

^½ Howard LaFranchi, “Elections will affect US role in Iraq”, *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*, February 15, 2005.

^¾ “Arab Columnists: Arab Countries are Hypocritical on Iraq”, *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*, December 1, 2004.

^⑤ Nimrod Raphaeli, “Iraqi Elections (III): The Islamist and Terrorist Threats”, *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*, January 18, 2005.